

★★★ 巴顿将军离奇死亡前念念不忘的一本未完自传 ★★★

# 狗娘养的战争

## 巴顿将军自传

[美] 乔治·巴顿 著

安春海 肖新文 王立力 译



国内唯一真正巴顿将军自传，绝非书信集  
著名军旅作家、空军少将乔良倾力推荐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巴顿将军离奇死亡前念念不忘的一本未完自传

# 狗娘养的战争

## 巴顿将军自传



GEORGES. PATTON

(美) 乔治·巴顿 著

安春海 肖新文 王立力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娘养的战争：巴顿将军自传 / (美) 巴顿著；安春海，肖新文，王立力译.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5

ISBN 978 - 7 - 222 - 09392 - 8

I. ①狗… II. ①巴… ②安… ③肖… ④王… III. ①巴顿，G. S. (1885 ~ 1945) - 自传 IV. ①K837. 1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4714 号

责任编辑 殷筱钊 姚实名

责任校对 黄 灿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狗娘养的战争：巴顿将军自传

作 者 [美] 乔治·巴顿 著；  
肖新文 王立力 安春海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 - 83670231)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邮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9392 - 8

定 价 29. 80 元

## 序言

# “狗娘养”的血胆将军

乔良

(空军少将，中国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评论家)

“11月8日凌晨3时，我骤然醒来，外面大雨如注。我想接着睡，但是睡意全消，起身拿起了隆美尔的《步兵进攻》一书，碰巧翻到记述1914年9月雨中交战的章节。这使我疑虑顿消，我想德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办到，因此又坠入梦乡，直到5时15分被炮火所惊醒。大雨骤停，晨星点点。七百余门大炮的轰鸣，仿佛在一座空屋子里的七百多扇大门关闭发出的撞击声，东方的整个天际通亮而且随着闪光发出震颤。我甚至有点可怜起德国人来了，他们必定明白，长期担惊受怕的进攻终于临头了。”

多出色的战场描述！多出色的战地心态！

二战名将如云，但除了此公，谁还能在连天炮火下冷静地写出如许文字？

我曾试图从那些在战后找人捉刀代笔的将帅回忆录中寻找类似的文字，但很失望，即使是我所喜爱的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中，也找不到如此真切、生动又充满想象力的战场感受，更不要说把它们真切、生动又充满想象力地记录下来。

现在，夜半梦醒，时针也刚好指在凌晨三点。窗外西风正紧，在古巴雪茄浓郁的香气和《神秘园》感伤的旋律中，我拿起了这本《狗娘养的战争》。

也许，这样的时刻才是通灵的时刻。市声远遁，静谧中弥漫的一切神秘元素，都在把你与书的作者一点点拉近。

以一个有 40 年写作经验的作家的眼光看，作者的文笔算不上有多么出色，但它们独特，独特是比单纯的文字流畅抑或优美更重要的文学才能。而作者恰恰具备这种天赋，此外还有敏感。这是颗天性敏感或许还有些脆弱的心灵（敏感的心不可能不包含脆弱的成分）。即使其日后成为久战沙场、血染征衣的赫赫名将，这份敏感和脆弱也只是被他巧妙地掩藏于战袍之下，而没能减少半分。

——马球队的训练就像杀人一样……我已经完全改变了，已经开始喜欢受伤了。

——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得到掌声和赞许，而这也是你应该得到的……为了追求更高的荣誉，生命和世俗的欢乐只是小小的牺牲而已。

——我学习如何杀害我的同类有一年多了……

——我……只是一味地渴望明天而忽略了今天。

——没有什么事可以重复，一件事只能做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下一次。在战争中更是如此。赢得一场战争只有一次机会……

——将军自己会犯许多错误，但他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够把他想做的事一直做下去。拿破仑在亚纳两天内犯了三个错误，但他仍然赢得了战争……

如果不是军人——我是说不是骨子里的军人，读到上述文字时，大概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更不消说动容。但对我，这已经足够了。读到它们时，我能感觉到不是作者，而是自己的心门，在一刹那间朝他轰然洞开。

对我来说，这些看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军人生涯起跑

线上的励志文字，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们从一个人的心底流泻出来，变成纸面文字的同时，也就强化并固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哪怕明知这命运将以悲剧结束，也无法在中途做出些许变更。这一点，是你从其他人所写的关于这位将军的文字中无法触摸到的。《十九颗星》、《将军们之间的战争》、《盟军最高司令部》，包括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蒙哥马利的《元帅回忆录》，涉及这位将军的段落，不过是《狗娘养的战争》的注脚。此书才是灵魂，其他书不过是这位将军的皮肤和样貌。

差不多有 20 年的时间了，我被自己那要命的逆反心理驱使着，近乎本能地反感听人提到他的名字。不为别的，只为某些半吊子军人在各种场合言必称其人。

在我看来，这位率性又虚荣的美国将军，只不过是同样率性又虚荣的美国人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我在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等等诸公的回忆录中多次与他相遇。我自信已对他了解甚多。这也是买到《狗娘养的战争》后一直未去读它的原因。从北非沙漠到西西里，从诺曼底到易北河，我想我追踪他的足迹走遍了半个欧洲。我领教过他指挥的每一场战役和战斗。除了甚于常人的假大胆、真小心的排兵布阵和同样超乎常人的对进攻的执着及对防御的不屑外，我看不出他在军事艺术上有多少过人之处，甚至连别人不敢前往、只有他挺身而出、昼夜挥师巴斯托尼、去解救空降一〇一师的被后人大大加赞赏之举，也是一次强悍多于智慧的、多少带些侥幸的成功。尽管我承认他身上有一般军人所没有的职业敏感，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变化着的战场和武器的先知先觉式的预感上。有这种敏感的军人，在当时大概只有朱可夫、古德里安、福勒和戴高乐这么几个人。而他与朱可夫一样，都是从马背直接跳上了坦克，并与朱可夫、古德里安、隆美尔等人一道，使坦克变成了新“陆

战之王”。

但他在做所有这一切时，表演的成分太重了，他似乎总是感觉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他随时摆好 pose 等待被镁光灯照亮的那一刻。虽然他的确可以算是战争这个舞台上最出色的演员之一。一个从未担任过 A 角的演员能从别的角色那里抢走太多的眼球，的确需要非凡的演技。好在他天生就是为战争这幕大戏而来的，他对此有足够的准备和禀赋。但他不是那种百变千面的性格演员，他是本色演员。他只演他自己，脚本可以一再改变，场地可以一再移换，但他就是他，在一次次演出中抢尽他人的风头，甚至连扇士兵的耳光和向记者团面前的口无遮拦，也能使他一再成为媒体聚光的焦点。

所以，尽管我承认自己在一定的距离上喜欢他，但我知道这种喜欢更多的是针对他的性格，而不是别的什么。对于这位把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结束生命视为军人最大的幸福，但不幸于硝烟甫散之际倒在卡车挡泥板下的老行伍，我的同情远远大于崇敬。

直到我读了《狗娘养的战争》。

如果说有时候，一次阅读经验相当于经历一次人生，那么这次阅读就是如此。我倒不是说这次经验对我有多震撼，但我必须承认它让我感动，并让我开始怀疑自己从前对他的某种误读。

这个时刻整个世界都在酣睡。只有我们两人在对视，从目光直抵灵魂。其间是一条被岁月的灌木和茅草掩映的小径。若隐若现，若明若暗，没有几个人可以走近，更不消说进入它。它是被一些琐碎细节的卵石铺就的，因而被那些津津乐道于惨烈的大战和辉煌的战果的战史家们所忽略甚至不屑。但它们对我是如此的重要，以致足以改变我对一个人多年积郁的成见。对我来说，

这是通向另一个灵魂时必经的苏州园林式的回廊上那一扇扇步移景换的花窗。

——我认为，在最高司令部里，小比例尺地图最为实用，因为这一层的人士要作出总体决策（这反映出他并非只从战术和战斗的角度看待战役乃至战争。因为战地指挥官的眼光通常只盯在五万分之一甚至二点五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尺地图上）；

——我刚刚趟水过河，水深不足两英尺。我看到对岸只有一挺机枪向我胡乱射击，但是漫无目标（于是他催促脚踏在岸边的部下亲自下河去探看，他们照着做了，“这支部队从此便成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师”）；

——我告诉他，纵观历史，战斗失利的原因在于没有渡过河去，他应该立即过河（复杂的战史上的成败得失，让他用一句话概括得毕现本质：那就是进攻，翻过山去进攻，渡过河去进攻！）；

——但是我只能自勉，“不要担惊受怕”（这句话恰恰折射出一位以凶悍著称的战将内心深处时时折磨着他的疑惧）；

——一名工兵从一辆推土机上摔下来，被拦腰碾过……他的身体几乎被截为两段。但是他还活着，我呆在他的身边，递给他吗啡直到救护车开来为止（此时他可是一位坚定地认为军以下单位的作战行动都不该由他插手去管的集团军司令官！）；

——风闻德军几个装甲师将从莫尔坦——巴朗坦一线向西对阿弗朗什发起进攻，我个人认为这是德国人搞的一个骗局企图掩盖撤退。但是我还是下令第 80 和第 35 两个步兵师以及法国第 2 装甲师在圣希拉尔停止前进以防不测（他的假大胆真小心在此刻显露无遗）；

——我们降落在一条公路边，恰巧碰上一辆路过的医疗吉普车。我吩咐取下红十字旗帜后才坐了进去，因



为我不喜欢举着伪装的旗帜赶路（因为此举并不关乎部队的存亡，而只关乎他个人的性命）；

——就在那里的树林里，威利遭到一群大黄蜂气势汹汹的袭击，弄得集团军司令、参谋长、副参谋长和几名士兵一齐动手使用5加仑汽油才把黄蜂烧死。威利垂头丧气，我们用苏打和水给它敷伤口（这是他——集团军司令与他的爱犬在第二次大战中所遭遇的最滑稽动人的一幕）。

无须我把书中所有相似的细节一一列举在这里了。仅这些段落已足够说明那些美国大兵为什么会爱恨交加地追随这个“狗娘养的”血胆将军，并心甘情愿地跟他从北非荒漠一路扫荡到易北河畔。古今中外，出色的统帅或将领，大多深谙驭人统兵之术，所以他们总能获得兵士们的拥戴，有关这方面的秘辛多不胜数，但其奥秘拆开了却十分简单：无外乎一要让你成为部属崇拜的偶像，二要让你部属追随你时有安全感。如果你不能给手下将士们以前者，你就必须给他们以后者。前者需要为将者的魅力，后者需要为将者的智慧。二者兼备的统帅和将领，必会成为战史上的名将。因为士兵们会奋不顾身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你铺平名垂青史之路。而他，恰是二者兼备的一位将领，尽管他对战争艺术的贡献远在亚历山大、汉尼拔、成吉思汗和拿破仑这些战争天才之下，尽管他因在战后对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及苏联和纳粹分子的颇具争议的政治态度上备受指责，但所有这些都未能撼动他作为一代名将的地位，最终他还是顶着“美国最出色的军人”的桂冠而名列那些战争巨星之后，悬垂于人类战争史的璀璨星空。更在今夜，凭借一本《狗娘养的战争》，而不是他的赫赫威名，重新走到我的心里，并在悠长的熄灯号吹过之后，永远驻扎下来。

其实读者诸公早已猜到，我说的这个人 是巴顿。

——小乔治·史密斯·巴顿。

## 目 录

### 序言 “狗娘养”的血胆将军 乔 良 1

### 第一章 追忆童年，戎马一生的起点 1

“与我有着相同血缘的人，都曾经激励过我。假如我成为失败者，我会令我的祖先蒙羞。”

- 一、家族血统的传承 1
- 二、意气风发的少年 6
- 三、关乎命运的抉择 11

### 第二章 求学生涯，在西点的日子 15

“如果能够达到你的目标，什么样的牺牲都不值一提，让别人说去吧，尽管走自己的路，等到我成功那天，我不会忘记那些取笑过我的人。”

- 一、初到“哈德森的地狱” 15
- 二、从留级生到下士 21
- 三、少尉副官的红颜知己 24
- 四、捍卫爱情与梦想 29

### 第三章 大战未起：无聊的少壮派 38

“我认为我们应该宣战。如果威尔逊的身体里有一只虱子那么多的血，他就该宣战。这样，他既可以证明军队的必需，又不会冒侵犯别国的风险。”

- 一、冷漠军官的婚姻 38

二、事业的真正起点 41

三、墨西哥的匪徒 49

#### 第四章 用武之地：世界不可能安宁 53

“我们的教育把死亡说成极其恐怖的事情是不对的。死亡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很容易把握的。这并不是说我在寻找死亡，但至少可以说对死亡的恐惧并没有影响我尽我应尽的职责。”

一、没有永远的和平 53

二、一次大战历险记 63

三、军事艺术与取胜秘诀 72

四、非洲在我脚下 86

#### 第五章 挺进欧洲：西西里的主角 102

“我根本不是个伟大的军事指挥家，只是个好战的动物。不过，我会不断地提高自己，至少，人们都错觉地认为我是睿智的……”

一、抢滩登陆西西里 102

二、夺了蒙哥马利的头功 107

三、有趣的西西里之行 113

四、金字塔与圣城的诱惑 118

#### 第六章 决战时刻：硝烟弥漫法兰西 125

“成功的士兵有两种。一种人出人头地是因为恭顺，而另一种人是因为鲁莽，我属于后者，而且好像很少且不受欢迎，可这就是我的策略。人总得选择一种策略并坚持到底。不能以本色示人的人，成不了大器。”

一、剑锋直指巴黎 125

二、撕开齐格菲防线 137

三、困境中前进 147

## 第七章 笑傲战场：横扫欧陆无人敌 160

“……上岸后，我故意摔了一跤，随手抓了一把德国泥土。我效仿阿非利加西庇阿和征服者威廉一世的样子，大喊一声：‘我看见德国的土地在我手里。’”

- 一、夺取梅斯和萨尔战役 160
- 二、残酷的凸出地带战役 178
- 三、攻破“人类愚蠢行为纪念碑” 201

## 第八章 胜利在望：二次大战倒计时 219

“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就是从最后一场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在那次战争中战死沙场一直是我计划中的事，我真是应该在快结束的时候死掉……”

- 一、经典的法尔茨战役 219
- 二、在莱茵河瓮中捉鳖 227
- 三、战争结束前的疯狂 252
- 四、和平是我的地狱 268

## 后 记 巴顿将军的死亡之谜 282

# 第一章 追忆童年：戎马一生的起点

1885 - 1903 年

## 一、家族血统的传承

这是有关我的一些事实、数字和事件。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充实而辉煌，但我担心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

姓名：乔治·史密斯·巴顿。

1885 年 11 月 11 日，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圣加布利埃尔的家中，我出生在母亲出生的那个屋子。

这所房子是我的外祖父本杰明·戴维斯·威尔逊在大约 1830 年建的。这儿曾经有他的牧场。当他的牧群沿着河谷顺着高山来到丘陵，从雷得兰朝洛杉矶迁徙时，他就住在这儿，不像后来的许多人通过政府授予的形式得到牧场那样，我的外祖父买下了这片牧场。

现在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城址就占据了她的牧场的一部分，后来他把这片土地无偿地赠给了一家俄亥俄公司，以便使人们能够到西部定居。威尔逊先生是从肯塔基来的，他是第二批穿过圣菲小道的人。

我的母亲露丝·威尔逊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外祖父有一个儿子，但年纪轻轻就死了，没留下子嗣；一个女儿舍伯太太，她有一大家子人，但没有一个孩子成才；还有一个女儿一直没有结婚，她是我的姨妈安妮·威尔逊。

我的外祖母叫做玛格利特·海尔福特·威尔逊。

她是第一批穿过平原来到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女性之一。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她的表兄海尔福特博士，他非常有钱，曾住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来到加利福尼亚以后，他于 1850 年至 1858 年间死于洛杉矶。

早在我出生前，我的外祖父就去世了，我 12 岁时外祖母也去世了。

我父亲乔治·史密斯·巴顿是苏珊·多罗特·格拉西尔的大儿子，他出生在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



少年巴顿与他的父亲

在祖父去世后的几天，尽管当时联盟军队已经撤离了里士满，联盟军队授予了他准将军衔。在对华盛顿进行的由厄尔利将军指挥的突袭中，他所统率的部队是唯一一支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城界内驻扎过的南方军队。

在内战期间，我的父亲和祖母带着他两个未成年的弟妹，颠沛流离于弗吉尼亚，在内战结束后，祖母去了

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并开始在那里生活。

后来父亲回到了他在弗吉尼亚的叔叔约翰·巴顿那儿，进了弗吉尼亚军校。他的父亲 1852 年在那儿毕业，我的父亲 1877 年也在那儿毕业。

我的祖父出生于 1833 年，1852 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内战期间曾是弗吉尼亚第 22 军团的上校。在 1864 年 9 月的温切斯特战役中，他受了伤，后来在那里辞世。

曾经在战争期间追随祖父的黑人贴身侍卫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双方的火线，把祖父的马鞍和军刀辗转送到祖母手中，爸爸一直供养着这个贴身侍卫直到他死去。

在进攻华盛顿时，巴顿上校指挥的先头部队事实上已进驻了哥伦比亚城，他们当时驻扎的地点离现在的军营不远，1919 年我在那儿的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她告诉我，1864 年时她家里住过巴顿上校的两名伤兵。

内战期间，我的祖母苏珊·多罗特·格拉西尔·巴顿和 4 个孩子还有祖母的一个兄弟一起生活，这个兄弟叫威廉·格拉西尔，曾是联盟海军的一位上尉。内战结束一年之后，她的另一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叫做安德鲁·格拉西尔的哥哥给了祖母 600 美元的路费，让她陪着她瞎了眼的老父亲和 4 个孩子取道巴拿马去加利福尼亚，他们在旧金山登陆后又

换乘另一艘船到圣保罗，到洛杉矶后父亲一家人和他的安德鲁舅舅住了一段时间。祖母就找到了一所土坯房子并在一家女校教书以谋生。父亲那时只有10岁也可能是11岁，也帮着支撑家庭，平时他去一所学校打扫卫生，周日又去教堂打扫卫生，也是在这段时间，父亲的心中开始滋生了一种对贫困的厌恶。

通过苏珊·多罗特·格拉西尔·巴顿，我的家族和威廉·多罗特家族拉上了亲戚关系，而他们又是乔治·华盛顿的直系亲属。此外，有一些家系和爱德华一世——英格兰国王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法王菲利浦二世的女儿有姻亲。再向上追溯到16位曾签订《大宪章》的男爵，在我的族人看来所有这些都和我们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20世纪家族的后人们都以这些尊贵的祖先为荣，我们有着先天的勇气和骑士风度。我们的血液中有着天生领导权和一种与生俱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我们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偶像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不仅在举止风度上效仿，在事业上也以他们为榜样。

我祖母在1870年同我祖父的表兄弟，也是弗吉尼亚军校的同学乔治·休·史密斯结婚。他的先辈中有许多显赫的教士和律师。他对4个继子视如己出，最大的孩子乔治·威廉·巴顿为了纪念生父和继父，按照合法的程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乔治·史密斯·大巴顿——也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莱克星顿进了弗吉尼亚军校。和各州都有权指定西点军校学员一样，弗吉尼亚州有权指定有资格进入弗吉尼亚军校学习的学员，其中有一些名额是留给那些在内战中死去的联盟军官的子孙们的，因而父亲得到了一个名额，他和他的叔叔约翰·莫西·巴顿生活在一起，约翰曾经在整個内战期间统率过一个团。他所参加过的战斗远比其他8个巴氏兄弟多，曾有6次子弹擦过他的衣服，还有一次他座下的马被射中，他却一次也没有受过伤。

父亲说尽管他学过拉丁文，但直到他要动身去莱克星顿的前一天他才知道“恺撒”是拼成“caesar”，而不是“ceasar”。这件事对我是一种安慰，因为我的拼写也很糟糕。

父亲去弗吉尼亚军校报到时，他订做了制服。裁缝温斯菲尔德先生

拿出了记录过去尺寸的本子，把祖父的尺寸指给爸爸看，那尺寸和父亲的一模一样。1930年我去弗吉尼亚军校学习的时候，温斯菲尔德先生仍然是裁缝，他先给我看了那两套尺寸，后来再给我量的时候发现我的尺寸和祖父、父亲的一样，所以我的第一套衣服是按照祖父和父亲的尺寸订做的。一次父亲穿着灰色的军装出去骑马时，一位联邦将军问他是不是叫乔治·巴顿。当我想去西点军校学习的时候，少校李——一位曾经在內战期间在南方联邦炮兵部队中作战的军官、一位忠诚的共和党人问父亲他有没有什么亲戚曾经去过葛底斯堡。

他的叔叔死在那儿。

在写我的祖先们光辉的历史时，我详实地记录了我父亲所告诉我的一切，可能有时事情和人不太对号，但这些事情是我的先辈们做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正是这些事迹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子孙们在读了这些笔记以后也能和我一样，同样地受到鼓舞，并忠实于这个家庭的光荣传统。

1877年，父亲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在校担任法律教师一年。

后来，父亲在他的舅舅格拉西尔那儿学习法律，又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1884年12月28日，父亲娶了我的母亲露丝·威尔逊。一开始他们住在温雅湖。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

后来又搬到洛杉矶。我们住在山上，山下是法院，我的妹妹妮塔出生在这里。记事的时候，我就看到卫兵在法院下边那座监狱的墙外走来走去地巡逻。后来由于父亲身体不好，他不得不离开律师事务所，永远地回到了温雅湖。在那儿，我渡过了童年时光。

我崇拜我的父亲和我的祖先，但其实我自己更像母亲家里的人，尤其是外祖父本杰明·戴维斯·威尔逊，我在相貌和个性上都像极了。他。

小的时候，我同父亲、母亲和妹妹妮塔还有几个佣人住在一起。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我和妮塔在米申峡谷口玩的时候，看到父亲骑着安妮姨妈的那匹叫做贝塔的栗色马驹出门。我想和他一起去，但他让我玩修建城堡的游戏，还下马来用岩石手把手地教我。当他又骑上马穿过峡谷的时候，我们的保姆玛丽说：“你该为是这样英俊潇洒的西部百万富翁的儿子而骄傲。”当我问她什么是“百万富翁”时，她说“就是农



场主”。

那时，每次跟父母说晚安的时候，通常会亲父亲许多次，却只亲母亲一次，这显得很幼稚。父亲过去常告诉我，为了让家里的日子富裕一点，他操心得要死。我说我也想操心。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他会卖掉布洛克——他的一匹纯种马。

我和妮塔一人有一件钉有铜扣子的蓝色水手服，妮塔常说她是上校，而我却自称是上等兵，因为那时我觉得上等兵级别要高一点儿。每天早晨，父亲骑着马要走的时候，他总是向我们敬礼，问候“上校”和“上等兵”。

有时候我和妮塔互相换穿衣服去吃饭。一次我正穿着妮塔的衣服，父亲讲起了罗伯特·李的故事。我听得兴奋极了，但爸爸说因为我穿得像个女孩子，极有可能是不好斗的，我就放声大哭起来。

父亲给我买到一支22式步枪。一次我们在外面散步，父亲在篱笆上放了一个橘子，我开枪射中了它。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也很自豪。

我还有一把带有皮带的军刀和一支带有枪机的步枪，我和父亲出去溜达时总会背着这杆枪，还带两发空的22式子弹。每次我都郑重其事地把子弹上膛，假装向狮子或是强盗开火。

有时，父亲拿着祖父的军刀，我拿我的玩具军刀，他半跪下来和我拼斗，每到那时我都戴着他给我的那副拳击手套。

我有一个专门做木匠活的小屋，父亲说要给我做一把刀，我们从鸡窝的栅栏上抽了一根板条，父亲用它给我做了一把带十字护手的军刀，玛丽又给我做了一个粗厚坚硬的刀鞘，我套在军刀上，整天背着，后来我自己又做了许多类似的武器。

有一次我带着枪和父亲骑着马爬上桃花岭，我给枪装子弹的时候，马鞍翻了，我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但没怎么着。当时我用的马鞍是祖父临死前还在用的那个。鞍头上有一小块暗红，我想大概是他的血。父亲也是用这个马鞍学会骑马的。

后来，爸爸送给我一副很好的从英国进口的马鞍和笼头。

我十岁时，父亲给我买过一支历式盖奇重型猎枪；十二岁时父亲又给我买了一支12式勒非弗水枪。后来的那支枪花了125美元。买枪那天，